

活寡

权文学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72

3





01010430999- 郑州大学图书馆

活寡

● 叔文学

著

● 百花文艺出版社

活 寡

权文学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吕梁地区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8.125字数156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

ISBN 7-5306-0227-6/I·172 定价2.50元



作者画像

目 录

活寡.....	1
给前妻的信.....	136

活 寡

这是一条很古老的河，一条很深奥的河。从遥远的地方流来，向遥远的地方流去。风来了，浪来了。风息了，浪止了。年年，年年……

小路很陡，象天梯。路面铺红红的沙石片。路也窄，鸡肠子似的紧贴一壁石岸，斜斜地盘绕下来，延伸到老河边。

黄泱泱的老河好宽好大，宽大的叫人麻木了。天长日久地从远处流来，向远处流去。流在这里时似乎犹豫一下，便有了这一片宁静的水湾，平缓而清澈。柳叶村的人，祖祖辈辈都来这里挑水做饭，洗浣衣物。

“天梯上”下来了一个女人。浅肉色的塑料凉鞋踩着石片。肩上挑一副桶担，吱吱咄咄响一路。

走在女人前边的是条好看的小母狗，罗圈腿，全身乌亮，无一丝杂毛。眼睛的上端有两个圆的白点，仿佛另外安了一对眼睛，主人叫它四眼。

四眼在石板路上撒欢儿疯跑，不时又停下来，使劲摇尾巴，等主人走近了时，又倏然箭一般的向前窜去。那亲

昵的样子，活象个撒娇的孩子。

女主人叫银杏，平二十，半个月前嫁到这柳叶村。今天她第一次下河挑水。

河湾里很幽静，平坦坦的岸上草青青的。河岸边有一块硕大的青石板，那是汲水的地方。银杏站在石板上，放下桶担，裤腿挽在膝盖处，河水围着石板晃悠。她不着急着将桶从扁担上取下来汲水，就那么站着。用陌生的眼光，四面环视。能望见河对面疏落的村庄和绿树，以及村庄后面的那黄白色绵延起伏的山脉。五月里，河风柔柔的，水平波静，只有河心的激流处，闪动着白色的波纹，慢慢地翻滚着。柔柔的河风戏弄着银杏的两条长辫子，掀弄着她的衣衫。碎花细布衣衫裹到身上了，该突出的突出，该凹的凹了，丰盈的曲线明显地露出了她那青春的活力。她将两条腿巴绷得直直的，腰肢微微后仰，一只胳膊向上如弓的弯曲，刚拽住一条辫子的发根，停止在那儿不动了，朝着河流的下游长久的望出去。

四眼站在岸上，朝着银杏摇尾巴，奶声奶气咿咿唔唔撒了一会娇，后腿呈八字蹲下，放了一泡尿。跳跳蹦蹦，顺着河岸追逐浮游在水边的一团团浅绿色的泡沫儿，边追边吠。

此刻，还不到做早饭的时候，躲在山背后的太阳，懒洋洋的刚刚升起，给浮动在河面上的雾气披上神秘的色彩。她想象不出河流下游的远方到底是个什么样。跑过河路的人说，外面的世界大得很，一排长船放下去，要漂二

十多天，才到龙门。她没到过龙门。连天王镇也没去过。听说天王镇离柳叶村三十里，像上游的碛口镇一样，曾经是大渡口，船来船往，很繁华。如今架了一座大铁桥，能通汽车。她向往着有一天和百岁相跟上到天王镇去看看。听人讲，当年住在陕西的红军曾经在天王镇和阎锡山的河防军打了几场恶战，硬是将阎锡山的军队打败了。红军就在那里过了河。至今天王镇东边的山崖上，窟窿眼挨着窟窿眼，密密麻麻，全是让枪子穿的。日后去了天王镇，一定爬上山崖看看那枪眼……

她将两条长辫子扯到胸前，捏弄着系在辫梢上的粉色蝴蝶结，又朝着老河的上游望出去。同样山也漠漠，水也漠漠。可是，望着望着，忽然地她眼窝里泪珠儿闪闪。弄不清她想哭，还是想笑？她看见什么了？天上的云，河上的雾？她分明在看那罗列在老河岸边一座座被绿树掩映着的村落。这一带，村子稠，三里五里就是一个村，银杏合住眼睛一个不拉地能数出它的村名来，可以一口气数到四十里开外的碛口镇，从碛口镇再往上走五里，就是她娘家那个村子了。村子不大，也靠河。虽说她没长千里眼，但想象中她此刻似乎已经看见了那个生她养她的小村子，离开半月了，这中间虽有两次“回门”但还是怪想的。那里有爹、有娘、有弟妹，有童年的伙伴和童年的梦……忽然，她抿嘴笑起来了，她想到一个很奇怪很深奥的问题：嘻！你说怪呀不怪，女娃长大了就要嫁汉，什么人兴下来的？不嫁就不行？想想，就是不行。不光是爹妈说不行，到了

时候自家就不行。就像出了巢的雀儿，时候一到，就要飞走，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
从省事的那一天起，她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要飞了，却没有想到飞得这么远，飞到这柳叶村！一辈子都要在这里安生了。在这里吃饭、睡觉、做活计、熬日月。在这里生娃、养老，连骨头都要往这里埋了……

脸仰起，用一种玩味的眼光望着柳叶村，觉得人世间真有趣儿。

柳叶村高高地座落在老河旁一壁陡峭的石岸上，有好几十户人家，全都住石头屋子。

她原认为柳叶村一定有好多好多柳树。没。村里只有一颗老柳树，寿星佬似的，就站在离婆家街门不远的巷道口。据说，过去这里曾经是柳的世界，后来又变成枣树了。山坡上，院子里，河滩地，睁开眼是枣树，闭住眼还是枣树，一片一片的绿。

银杏一开始就爱上了这个柳叶村，觉得这里什么都称心，顺眼。当然。最称心的还是人。银杏觉得她遇上了一家好人：公也好，婆也好，汉子也好。汉子叫王百岁，憨憨厚厚的后生，笑的时候就露出一口白牙。比银杏大三岁。早在前四年，在大炼钢铁那年，银杏和百岁在一个矿窝背矿时，埋下了情种。她觉得百岁那后生，许多地方，既象公公，也象婆婆。像公公那样诚实，厚道；像婆婆那样心慈面善。公公叫木脑。公公好象生来就不会发脾气，也不说笑儿，成天就那么一副不笑不恼的样子，只知道做

活计，家里，地里总不闲。乏了就捞起长长木头烟袋嗽、嗽一袋接一袋地抽。刚刚过五十，背就有些驼，脖子也僵硬了，看人的时候，脖子身子一齐转。

婆婆也好。四十出头，比公公小十一岁，白白净净的长方脸，年轻时一定很漂亮。对待银杏，像疼女儿一样疼。百岁那个小憨货，也知道亲媳妇。

回门的时候，银杏当着爹妈的面，将婆家结结实实地夸了一番。喜得爹妈咧了嘴说：“娃娃！你算跌到福窝里了！”

银杏很自豪，也确乎觉得这个家够美满了。但并非十全十美，她似乎看出了一个破绽：公公和婆婆之间，好象有点不对劲？要不老两口为什么各住一眼窑？婆姨汉子不在一搭里睡。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谜！

忽然，一声长长的吆喝从村里传来：

“谁家要磨剪子——抢菜刀——”

声音很厚重，带点沙哑，这厚重而沙哑的吆喝声，把银杏的思绪打断了，也把四眼吆喝过来了。好象那声音是在喊它，从河岸的那一头，飞快的跑来，精神抖擞的支楞起耳朵。银杏认为它发现了什么，啾啾，只有一只老雕，在石岸不远的天空，张着翅膀绕圈儿，一群白脖子寒鸦呱呱鸣叫追逐。银杏提起一只桶，两腿成马步分开，弯下腰，汲一桶水，又汲一桶水。水花四溅，白皙的光腿肚子上挂了好多透亮的水珠儿。她把扁担放在肩上，试了试，就放开脚步朝窄窄的石板小路走上去。啪哒啪哒扭着

腰肢，浅肉色的塑料鞋，留下一路湿湿的脚印……

二

婆家的院子在柳叶村的最尽头，独院，很宽敞。院子里，坐北朝南并列着三孔陈年旧窑。其中两孔正窑，银杏和百岁住一孔，另一孔归婆婆住，兼伙房。公公独自在小偏窑里住。小街门外的石崖下是老河，街门外有好大块枣树坪。今年雨水好，枣林里枝繁叶茂，眼下正是枣树开花的季节，细碎细碎的小黄花，星星一样，扎堆挂串，香气袭人，把全世界的蜜蜂都召来了，嗡嗡嗡，哼得人心醉。小街门外一条很光堂的小土路，贴住院墙直通巷道，那颗老掉牙的老柳树，就在巷道口。眼下，银杏满满挑一担水桶，步履艰难地爬上“天梯”，朝柳树走来了。四眼狗照例跑在最前头，不时地回过头来望一望，一副猴急猴急的神情。这时，从巷道的那一头又传来了那沙哑的吆喝声：

“谁家磨剪子——抢菜刀——”

四眼一激灵，飞也似的向巷的那头蹿去，转眼就无影无踪了……

银杏扁担不落地站在柳树那里喘喘气，就拐上了小土路。扁担悠悠，这是个慢坡坡，走得也不轻松，无意之中，她忽然瞧见婆婆站在不远处的小街门前。银杏思谋着，婆婆一定是担心把儿媳妇累坏了，在家里坐不住了，就心神不宁的跑出来瞧瞧。银杏越这么想，心里就甜丝丝的。她觉

得天底下就数她的婆婆好。好模样，好脾气，又正经，又勤快，每天天不明就起来扫院子，扫街门，扫这条小土路。不能有一星星脏。身上的衣服，干干净净。头发梳得光光的，包一块褪了色的暗兰色方头巾。和人说话时，自觉不自觉的总要用手在头发上按按，瞅住你眯眯的笑，眼角那儿就象卧了几条很安祥的春蚕，说话从不打高腔，总是慢言慢语的。她似乎有点落落寡合，不着群，小媳妇似的，很少见她在谁家串门子，也很少到巷道里去。笼里的雀儿似的，成天把自家关到这个小院里。要么就搬一个木头墩墩，在街门口那儿久久坐下来，纳鞋，拣半篮豆角，或者拆一件旧棉裤，有时候就从门前的枣树林里穿过去，站在石岸的断崖处，瞭一会儿山，看一会河，然后脚步轻轻地走回来。她总是轻轻的走路，轻轻的说话，轻轻的做活计。心软，听到巷道里有谁哭悽惶，她也泪儿泪儿的，讨吃的上了门，从没让空过，即便剩了几颗烧山药也要从热灶里掏出，拍打拍打递过去，还叮咛一句“趁热吃了吧”。对待她这样的儿媳妇，当然就更不用说了。刚才婆婆叮咛她只准担半桶，自己却满满地担两桶水，婆婆见了，不心疼死才怪哩！于是银杏就站住，一扭转，扁担就从右肩膀转到左肩膀上了，然后重新迈起步子，尽量地走得有精有神，一只胳膊甩得萧洒。显然，这一切都是有意做给婆婆看，意思是：你看，我能行。可是婆婆象中了邪，木头桩子似的，站在那里，呆呆的。就象夜晚观赏天上的星月，脸盘使劲向上端着，一对眼睛眨也不眨地盯住一颗枣树的枝梢

儿，眉宇间隐约着一种抑制的兴奋，眼珠亮得象刚从露水里捞出来。

银杏轻轻叫：“妈？”竟不觉察。又叫一声，还不觉。直至叫了第三声，婆婆才惊梦似的醒过来。银杏问她：“妈！你站在这儿是听哩？还是看哩？”婆婆先说是听。话刚出口有些慌乱，脸也红一下，忙改口说，是看哩。“看啥来？”银杏打破沙锅问到底。

婆婆说，看树，这棵树叶黄黄的，象是病了。蜜蜂都不来这棵树上采蜜了。

她觉得婆婆有点心不在窝儿里。

银杏将水倒进水缸里，临出窑门时，发现窗台上放一只粗瓷碗，盛一碗底清清粼粼的水，缺沿少齿的木梳横担在碗边边上，湿湿的，她记得一大早，婆婆已经梳了头，又梳？

银杏揣一团疑云，从窑里走出来。她看见婆婆在院里手勤脚快的也颠三倒四的做这做那，似乎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愉快弄得骚乱不安，嘴角那儿漾着难以抑制的笑意。好象神不守舍。把鸡食盆当尿盆扣到茅厕墙头上；放在西墙根的一把馊头，拿到东墙根，又拿到西墙根。

银杏觉得婆婆很可笑：“妈！你是咋啦？嘻嘻！”

婆婆好象吓了一跳，冲她笑一笑，却极不自然：“银杏，我娃不担了！”

银杏边走边说：“妈，我能行。”

银杏扭回头笑一笑，就走了。肩上的桶担吱扭吱扭响。

银杏走到老柳树那儿时，忽然记起了四眼。巷道里空落落的，一个老汉坐在门口的木墩上歪着脖子打盹，口涎线儿线儿的。鸡们在粪堆上刨食，一只黑猪甩动着小尾巴悠哉悠哉走过去……只是不见四眼。银杏只好一个人下河去。才半个月没干活计，身子骨就虚弱得不行了。银杏二次担水从“天梯”上爬上来时，骨头都要散了。她放下桶担，正欲美美气气歇一阵子，忽然吓她一跳，她看见四眼正和一条很剽悍的黄色大公狗斯磨斯缠，毫不羞耻的你闻闻我，我闻闻你。

“四眼！”银杏跺响一只脚。

四眼不理睬她。而且死不要脸的掉转屁股往公狗怀里蹭……银杏满脸飞红，担起桶担抬脚就走。

“哈呀！正月里婆娘，二八月狗。才五月呀，这走得那门子草？”银杏听见墙畔顶上，一个男人扯开嗓门这么喊。银杏装没听见，只顾低头走路。

“肉墩！快来看这个西湖景来！”

“叫你妈你妹子，把你家大屁股女人都叫出来好好看，哈哈……”

银杏听见站在墙畔顶上的肉墩边说边哈哈大笑。

银杏嫁过来第一天就认识肉墩了。

这个年轻婆姨长得特别，站起一米躺下三尺，脸蛋像是气吹的，透圆，外号叫肉墩。眼睛亮的像灯笼，口辣心善，一肚子花花点子，结婚头一天闹房数她的鬼主意多，

把一颗苹果用线绳吊起来，让银杏和百岁脸对脸一起啃，银杏羞得扭扭捏捏硬不，说不会。肉墩自告奋勇说：我教你。结果，果子一滑，肉墩和百岁结结实实对了个嘴。逗得满屋子人都笑，百岁羞得成了个红脸关公，肉墩竟一点也不在乎，脸扳得平平的，没事人一样。这半个月来，数她和银杏混得熟。

要不是这两只该死的狗，银杏必然要抬起头和肉墩说话儿。现在不能，这样的尴尬场面，她得快些离开。就假装什么也没听见，没看见，头勾得低低的，趑趄趑趄走得风快，两只桶摇摇晃晃，弄得她一扭一扭，走得很狼狈。

“格格格！”肉墩在墙畔顶上笑，“嗨！屁股扭掉啦！”

“肉墩！是你个鬼呀！”银杏笑笑地搭讪着。

“金枝玉叶的，不怕闪了腰？”

“又不是纸糊的。”

“新媳妇呀！”

“还新啊，都出十啦。”

银杏一边说一边麻利地换换肩，挑着桶担，吱呀吱呀就走了。

“走快点，你家来人咧！”肉墩说。

“不是吧？”

“你回去就晓得咧。”

银杏分明看见肉墩说完话时又做鬼脸又吐舌。“这

鬼，今天是咋啦？”银杏挑着桶担，疑疑惑惑地朝家里走来。进门就发觉院里放一条长长的板凳，板凳上一头捆一卷铺盖，一头放一月牙形的大磨石，板凳腿上还拴了一个洋铁盒盒。银杏觉得怪，就朝婆婆窑里喊：“妈！”在这同时，她还透过窗玻璃，隐隐约约看见有两个人影儿，一闪，分开了，婆婆停了一会才答应她，又停了一会，才出来了，看见银杏，脸就红了，红了又白了。头发乱乱的，那块一向周周整整的方头巾也歪到后脑勺子上去了。别别别，银杏心里一阵跳跳的。

三

银杏站在院里呆了一阵子，她不知道应当把桶担放在院里，还是挑进窑去？好象是打算就那么放在院里，但不知怎么又没放下，直截地挑进去了，一进窑门，头翁的一下。她一眼瞅见后窑里站着一个胡子拉茬的黑脸男人，很小心的对她笑，问：“你担水啦？”银杏的太阳穴别别别只顾跳，没听见，那汉子脸红红的一脸尴尬，往边挪开一步，竟重重的一闪，是个瘸子。银杏自己也弄不清她怎样就三下两下把两桶水倒进水瓮里，呼呼啦啦把桶担弄得山响，贼撵着似的，慌慌失失从婆婆窑里走出来。又慌慌失失回到自家的窑里。一屁股坐在炕楞上，再不动，心腔里愈发扑扑通通跳。过一会，听见那汉子在院里说：“积福咧，娶了个好媳妇，文文雅雅的，模样也俊……”“娃是头一回见你，害脸生，话稀，你莫怪。”婆婆的声音。

“一家人，怪啥哩。”那汉子说。

接下来，又听见两个人为一件什么事情谦让着，似乎在说钱。婆婆说：“算了吧，算了吧！”那汉子说：“我头一次见娃面哩，能不给！”之后是把什么东西碰响。脚步走动起来，轻一声重一声，大约是瘸子出去了。“嗨！饭呢？”婆婆的声音。“做上！”瘸子的声音已在街门外了。院子里一时很静，整个世界就象死过去一样。

停了一会婆婆在院里小声喊：“银杏！”怯怯的只喊出一句，并无下文。银杏装没听见。婆婆也没再喊。银杏就那么只顾坐着，停了停，就听见婆婆朝她的窑里走来了，脚步很轻，象踩着雾，也很犹豫，前脚踩下去，后脚好象在考虑有没有必要再跟上来。已经走到门前了，却又心心思思的站住了，不喊，也不进来。浓黑的身影明晰的投射在门框的麻纸上，动也不动。过一会，怯怯的转过去，怯怯的抬起脚，又走了。

院子里很寂然。银杏心一软，抽身下炕走出去。院里空落落的，那个放着磨石的小板凳不见了，留下一卷铺盖放在婆婆窗前的砖台上。银杏厌恶的皱皱眉，走进婆婆的屋子。婆婆站在锅台跟前，手里捏一张五元的票子，痴眉呆眼的在那儿愣神儿。银杏问：“妈，你叫我？”连问两句，才听见。听见了，眼睛就一阵的慌。

“这是给你的……给你，就拿上。”婆婆伸出胳膊，要把那五块钱递给银杏。

银杏一时摸不着头脑。